



永泰黃士恆著

前漢演義

中編

第五冊

商務印書館印行

洋 裝
一 冊

參 觀 歐 洲 大 戰 記

定 價
六 角

順德黃慎國博士通六國語言

文字以私人資格赴歐洲

實地參觀戰事由西

比利亞而俄而奧而德而生

英如世人盛傳最近之末

河戰事興登堡

聖康丹戰事博士皆躬

歷而日擊焉最後由英北海航

空而達俄都閱時數月於此

戰事之主因及兩

交攻之真相各

國力軍備之比較

章敘述列說繪圖復附當時

影數十幅哀為是書共計七萬

餘言

丙(809)

The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
Volume II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七年七月初版

(前漢演義中五冊)

(每部定價大洋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雜費)

編纂者 永泰黃士恆

校訂者 無錫孫毓修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南昌太原開封洛陽西安
南京杭州蘭縣吳興安慶
蕪湖南昌漢口武昌長沙
重慶成都重慶
貴州廣州潮州
雲南貴陽
香港桂林梧州
張家口哈爾濱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前漢演義(中編)

第一百十三回 李廣利征宛無功 趙破奴攻胡敗沒

話說武帝身臥延涼室。不覺入夢。夢見李夫人冉冉至前。手攜一物。贈與武帝。口中說道。此乃薜蘿之香。武帝接過。正欲開言動問。忽然驚覺。迴憶夢境。歷歷如在目前。又聞得一股香氣。芬芳撲鼻。記起李夫人夢中所贈之香。到處摸索。卻並不見。但只是枕席衣襟。沾染香氣。經月不歇。因改延涼室名曰遺芳夢室。補見西京雜記武帝自得夢後。懷思轉切。自作一賦。以表傷悼之意。又想到李夫太病中囑託之言。遂拜其兄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尙有其弟李廣利。武帝欲使立功。以便封賞。恰好不久。便得機會。

當日武帝遣往西域使者。回來報告武帝。說是大宛有良馬在貳師城。但其國人有意藏匿。不肯與漢使觀看。武帝本好宛馬。聞言

便欲得之。乃使壯士車令等齎持千金並金馬之金馬前往。向宛王
易取貳師城良馬。車令等奉命到了大宛。傳達武帝之言。宛王便
與其大臣會議此事。原來大宛與漢交通有年。多有中國之物。見
了金馬。並不稀罕。於是彼此議道。漢離我國甚遠。中經鹽水。漢即
在今甘肅西時有死亡。若繞道北行。則有匈奴爲寇。南行又乏水草。
且無人居。往往絕食。漢使每來一行數百人。常因飢餓死者過半。
大兵豈能到此。况貳師馬乃我國寶馬。不可輕以與人。遂議定辭
絕使者。使者見事不成。空自往來。費盡許多辛苦。因此大怒。當著
宛國大臣痛罵一番。又將金馬椎成碎屑。攜之而去。宛國大臣見
了。也就大怒。相與說道。漢使藐視我國。欺人太甚。必須設計懲治。
方出此氣。但當面並不發作。仍放漢使回去。卻遣人前往東境郁
成地方。授意郁成王。大宛令其相機行事。漢使行至郁成。郁成便

起兵攔住去路。將車令等殺死。盡將財物奪去。有幾個從人幸得脫逃。回國報知武帝。武帝大怒。旁有姚定漢前曾奉使到宛。因進言道。宛國兵弱。我兵但有三千人。用強弩射之。便可破滅。武帝見前次趙破奴往攻樓蘭。僅帶輕騎七百。便擄其王。遂深信姚定漢之言。以爲成功甚易。便想作成李廣利。藉此取得封侯。也算不負李夫人之託。太初元年秋。遂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騎兵六千。並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令其帶領往伐大宛。武帝又恐李廣利初次出征。不諳兵事。使趙始成爲軍正。李哆爲校尉。統制軍事。又命故浩侯王恢爲嚮導。李廣利率領將士。西出玉門。到了鹽水。此地乃是一片沙磧。共長一千三百里。草木不生。水又鹹苦不可飲。且四望漫漫。並無一定道路。行人惟有留心尋認人畜骸骨及駝馬糞所在。以爲標準。依之前進。漢軍到此。各將

所帶糧食淡水。暫止飢渴。行經多日。早有許多人馬。禁不得辛苦。沿途倒斃。好容易度過沙磧。到得車師。軍中糧食已盡。車師新被漢兵征服。自然辦理供應。人馬得以飽食。由此再進。經過尉犁。烏壘等小國。一見漢兵到來。連忙閉起城門。發兵拒守。李廣利與諸將商議。發兵攻之。又恐急切難下。但是不攻。則人馬無從得食。只得傳令進攻。有幾處容易攻破。軍士便得了飲食。也有攻打數日。不能得手。漢兵只得忍飢逕過。一路兵士餓死者不計其數。及至大宛東境。郁成地方。李廣利點檢人馬。只餘數千。又皆疲乏。飢餓面無人色。郁成王聞信。閉城拒守。李廣利揮兵攻城。城中出兵迎擊。兩下戰了一陣。彼此殺傷甚多。李廣利見又折了許多人馬。自知不能成功。遂會諸將議道。郁成不過一個邊城。尙難攻破。何況要想攻入王都。不如及早回兵。別圖再舉。諸將皆以爲然。因

恐敵兵追襲。遂乘夜悄悄拔營退去。又經了許多跋涉。方到敦煌。往來行了二年。生還之人。十中不過一二。李廣利暫住敦煌。不敢回京。使人上書武帝。備言路遠乏食。兵士不苦戰鬪。但苦飢餓。現在人少。不足破宛。請暫罷兵。俟添發軍隊再行前往。

武帝遣兵征宛。滿擬指日成功。忽得李廣利請求罷兵之書。不覺勃然大怒。立命使者遮住玉門關。傳語李廣利道。兵有敢入者斬之。李廣利恐懼。遂率部下留駐敦煌待命。武帝自從命將出師。未曾遭過大敗。如今征討小小一宛。竟不能成功。心中異常憤懣。便想力圖雪復。於是下令大赦囚徒。盡發各地惡少年並沿邊騎隊。費了一年工夫。共調集騎兵六萬。步卒七萬人。馬三萬匹。牛十萬頭。驢及駱駝各萬頭。滿載糧食。多備弓弩兵器。發天下七科謫七謂

故有謫市成之五父吏有罪市一縣亡六祖父贊婿有三市賈人七使之運餉。又拜善

於相馬二人。一爲執馬都尉。一爲驅馬都尉。以備攻破大宛時。使之擇取良馬。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四回 得宛馬新作歌辭 誇夷使大張宴樂

話說當日各地徵發征宛軍隊輜重牲畜。俱到敦煌。取齊。仍由李廣利帶領前往。李廣利心想人馬甚多。若一路同行。沿途所過之國。不能悉數供給。遂分爲數隊。由南北二道陸續前進。所過小國。見漢兵勢盛。不敢拒敵。皆出城迎接。供給飲食。惟有輪臺今國名。即閉城不納。李廣利進兵圍攻數日。破之。屠其人民。由此西行。踰過蔥嶺。喜得是年雪少。一路並無阻礙。直到宛國邊境。宛王早已遣兵預備迎敵。漢兵到者僅有三萬。與宛兵接戰一陣。宛兵大敗。逃入郁成城中固守。李廣利欲攻郁成。因恐曠日持久。使宛人又得設計抵禦。遂率衆繞過郁成。直向宛都貴山城進發。到得貴

山城下。宛人登城拒守。李廣利分布兵隊。四面圍住。迸力攻打。原來宛人不知掘井。城中並無井水。皆由城外作溝。引取流水入城。以供汲食。李廣利先已查知。隨帶水工多人。既到城下。便將水源決向他流。濶出水溝。卻就溝中開掘地道攻城。城中絕了水源。人心已覺驚惶。又兼漢兵攻打甚急。尤爲恐懼。遂遣人潛向康居求救。漢兵圍攻四十餘日。竟將外城攻破。並擒得宛國勇將煎靡。宛人大驚。逃入內城堅守。此時宛人已請得康居救兵。因見漢軍人馬衆多。不敢前進。李廣利既得外城。傳令將士急攻。宛人困守內城。盼望康居救兵。日久不至。自知無望。於是諸貴臣相聚密謀。漢人因王藏匿良馬。攻殺使者。所以興兵來伐我。今殺王獻出良馬。漢兵自應罷手。如其不然。力戰而死。尙未爲晚。衆人皆以爲然。於是率衆共殺其王毋寡。割取首級。遣人持向漢軍求和。並說

道。漢勿攻我。我盡出良馬。任
憑擇取。且供給漢兵糧食。若
不許我和。我便盡殺良馬。不
日康居救兵將至。我在內。康
居在外。內外進力。與漢兵決
一死戰。望熟計利害。或和或
戰。從速決定。李廣利見說。立
聚諸將議道。聞得宛城中新
獲漢人。已知穿井之法。城中
不患無水。且蓄積糧食甚多。
我兵此來爲誅首惡。毋寡一
人。今已取得毋寡首級。也可



罷兵。若不許其和。彼必死守。相持日久。康居乘我疲敝。進兵夾攻。必爲所破。不如趁此講和。諸將皆道甚善。遂許宛人約和。宛人乃盡將良馬獻出。並送來許多食物。漢兵擇取良馬數十匹。中等以下之馬三千餘匹。因宛貴人昧蔡平日善待漢使。立之爲宛王。與之盟誓。罷兵而歸。

先是漢兵分爲數隊西行。有校尉王申生前鴻臚壺充國等領兵千餘。由別路行至郁成。郁成人閉城不肯給食。申生心輕敵人。又自恃大軍在宛。距離不過二百里。不患無人救應。遂揮兵前來攻城。郁成王偵知漢兵甚少。卽領人馬三千出城迎敵。漢兵寡不敵衆。一敗塗地。王申生壺充國等力戰而死。僅有數人逃脫。報知李廣利。李廣利命搜粟都尉上官桀此文上官桀將軍上一桀人與領兵往攻郁成。郁成人無力拒敵。開城出降。郁成王率領心腹人等逃往

康居上官桀率兵追至康居。命將郁成王交出。康居聞漢兵已破宛都。不敢違命。卽將郁成王縛送上官桀。上官桀使騎士四人押解郁成王前往大軍。四人於路商議道。郁成王爲天子所痛恨者。今奉命活解此人。於路若有疏虞。誰能當此責任。不如將他殺死。主意雖定。卻又無人動手。中有上邽天放水城在今甘肅騎士趙弟。遂拔出劍來。斬其首級。獻與李廣利。上官桀隨後領兵追及大軍。一同回國。

李廣利此次伐宛。一路並不乏食。且兵士戰死者亦不多。但因將吏貪得財物。虐待士卒。以此死亡甚衆。及太初四年春。班師回入玉門關。僅有萬餘人。馬千餘匹。武帝明知其事。爲是萬里遠伐。不便再行苛責。遂封李廣利爲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其餘將士皆得升賞。總計伐宛一役。首尾四年。方告成功。武帝先得烏孫良馬。名

曰天馬。今得大宛良馬。更在烏孫之上。乃名烏孫馬爲西極馬。名宛馬爲天馬。因作天馬之歌。其歌道。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徐時。將搖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崑崙。天馬徠。龍之媒。遊闔闔。觀玉臺。武帝號宛馬爲天馬。並非無因。相傳大宛有一高山。其上有馬不可獲得。國人遂取五色母馬。放置山下。與之交合。所生之駒。號爲天馬子。故武帝用以爲名。宛馬與他馬不同之處。在於汗血。汗血者。汗從前膊小孔中流出如血。此種之馬。能日行千里。爲世所貴。後遂統稱良馬爲汗血。今人考究方知並非流汗。如今伊犁所產之馬。最強健者。前膊及脊。往往生有小瘡出血。名曰傷氣。所以必在前肩膊者。因其用力過多之故。

補見漢書

昔人未曾細察。故有此

說。

武帝自征服大宛之後。兵威大震。西域諸小國聞風恐懼。多遣其子弟隨從李廣利到來朝貢。以後漢使前往西域。所過之處。皆以禮接待。不敢輕慢。武帝始發戍卒屯田於渠犂。置使者校尉領護之。以供給往來之漢使。又自敦煌以西。直至鹽澤。處處起亭。爲行人休息之地。當日中國極盛。除匈奴外。四夷無不賓服。遠方絕域。重譯來朝。奇珍異物。一時畢集。於是後宮服飾之物。無非明珠翠羽。通犀玳瑁等珍寶。黃門象養之馬。則有蒲梢龍文魚目汗血等名目。而上苑之中。馴象獅子猛犬大雀以及珍禽奇獸。所在皆是。內中尤以安息所貢之大鳥卵及眩與同人最爲罕見。大鳥卵出於安息附近之條支今阿伯烏弋山離今路芝二國。其卵大如甕即今。眩人善爲幻術。出於犂軒即今山垓及亞地方。能吞刀吐火。植

瓜種樹屠人截馬。見者無不驚異。

武帝既大營宮室。又興角抵之戲。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和璧。五

光十色。華麗異常。每遇朝會。駕臨平樂觀。前垂甲帳。後列繡殿。屏小

謂風上畫斧

武帝身服翠被。手憑玉几。端坐其中。大會蠻夷使者。

設酒池肉林以供醉飽。演種種奇戲。如巴渝都盧漫衍魚龍等。以資娛樂。巴渝戲乃巴渝地方有一種寶人。勇健善舞。曾隨高祖還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故命樂人習之。都盧戲卽緣繩走索之類。漫衍戲作大獸長八十丈。從東而來。行至觀前。背上忽然現出神山。武帝注意求仙。特作此戲。魚龍戲先作舍利之獸。由西方來舞於庭中。舞畢入至殿前。化爲比目魚。跳躍水面。口中漱水作起雲霧。遮蔽日光。又變成黃龍。長八丈。跳出水外。游戲庭中。滿身鱗甲。照耀日光。人目皆眩。武帝又常巡行郡國。或往海上。亦令外

國賓客隨從。所過通都大邑。人數衆多。則大張角牴。任其聚觀。發出財帛。大加賞賜。又遣人邀同外國使者。徧觀各處倉庫府藏。以誇示中國之富足。於是四夷欽慕。來者愈多。

武帝見西域平定。便欲事事降服匈奴。過了一年。改元爲天漢元年。正擬興兵北伐。忽報匈奴遣使求和。盡將昔日拘留漢使一律送還。武帝大喜。未知匈奴如何求和。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五回 賦五言蘇武奉使 敬大節衛律勸降

話說天漢元年。武帝欲伐匈奴。忽報匈奴遣使求和。先是匈奴爲漢兵所敗。逃往漠北之後。事事休養人馬。練習騎射。久未犯邊。但時遣使者到漢。請求和親。武帝遣王烏報之。順便察看情形。王烏歸報武帝云。單于願遣太子爲質於漢。武帝又遣楊信前往訂約。楊信見了單于。便提起太子爲質之事。單于聽了答道。此非從前

原約。依原約。漢常遣翁主嫁與匈奴。並按年贈給繒絮食物。各有定額。彼此和親。匈奴亦不犯邊。今竟欲一反原約。使吾太子爲質。此事萬難辦到。楊信見訂約不成。回報武帝。武帝心想單于曾面許王烏。今又翻覆。想是看輕楊信之故。於是仍命王烏再往。單于一見王烏。卻又不提前事。但用好言對王烏道。吾欲入漢面見天子。結爲兄弟。王烏信以爲實。依言回報。武帝大喜。立命有司爲單于建築邸第於長安。使人傳語匈奴。其實單于無意來漢。因答道。非得漢貴人爲使。吾不與說實話。後匈奴又使其貴臣來漢。忽得一病。服藥不愈。死於長安。武帝命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送其喪。厚加贈遺。值數千金。路充國行至匈奴。單于說是漢殺我貴臣。乃留路充國不使歸去。當日漢使被匈奴扣留者。前後十餘人。漢亦留匈奴使者。彼此相當。自是匈奴又時遣兵犯邊。武帝乃命郭